



“老有所终”

那天去车行做保养，说需要四个小时。如回家等待，他们支付网约车的费用。

送我回家的网约车司机杰夫，大块头，飘一头稀松的黄发，把小号丰田油电混合车的驾驶座塞得满满的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起身时用力向外拔的样子。杰夫口若悬河，15分钟行程一秒都没闲着。我打趣地说，你看上去很像特朗普。他得意地回答：你不是第一个人这样说。然后话锋一转：I am not!

杰夫66岁，之前做保安27年。年龄不再适合此项工作后，改开网约车，不想在67岁以前拿打七折的社保金。下车后他还忘笑着冲我喊一嗓子：特朗普不需要开网约车。

午后，车行通知我提车，来接我的网约车已在路上。地图显示车在小区周围的大路上来来往往地兜。好不容易进入小区，又在里面绕圈子，还不停调头。让人替他着急。

十多分钟后，崭新的特斯拉停在我面前。门锁着，司机在里面反复操作开门，我拉不动。拉到第七次，咯哒一声，门开了。他尴尬地说对不

起。对不起找不到路让我等，对不起手忙脚乱打不开车门。

“第一次开网约车，刚租的。”他补充道。

见车上比电脑大的屏幕上的地图，线路和标志清晰，有语音提示，便知是人的问题。

他是一位清瘦男人，自我介绍叫肯。脸和脖子上的皮肤，按陈冲小说《猫鱼》的写法，“像淋了雨的旧衣裳贴在身上”。肯动作缓慢而且极不流畅。我第一感觉是，他真不该出来开网约车。

启动后，小区里每个转弯，肯都要用十秒以上时间两头张望三四遍，其实根本没人。上了大路，在一个没有交通灯的繁忙路口，肯见缝插针实施左转。忽地一脚油门，义无反顾地直切过去。在冲上安全岛的前一刻，本

能地急打右，然后急打左，两晃以后驶入正道。我一身冷汗，不知何时手抓牢了车顶上的把手。

肯再次打开话匣子：十几天前面试了一个工作，至今无音讯，不等了。这是我第一天开网约车，你是第一位客人。我这才委婉地问一句：没考虑退休？肯难为情地说，今年73岁，已经退休过好几次。拿社保6年了，但生活越来越“贵”。

快到车行，我提醒肯，目的地在马路左侧，前面有个豁口左转掉头两百英尺便是。肯谢我，但并没走心，开过了，忙说对不起。此时，导航语音提示，前方交通灯处左转调头。肯把脸凑近导航说：我早就晓得，不用你提醒，然后巴结地冲我笑。我明白，他刻意要给我留下一个机智且幽默的年轻印象。

车行门前停下，门还是打不开。肯连着按了几次，都是按的锁车键。我告诉他：反了。肯说，是反了。终于开了，肯又说：对不起，今天第一次开网约车。

我把手里预备好的小费零钱放回口袋，从钱包里摸出一张整票递过去。他露出意外的表情，认真看我：Are you sure？我笑笑，Sure。他孩子般地笑出声说，这是第一笔生意，好兆头。

进入车行大厅，硕大的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略显疲惫的79岁总统出访镜头。屏幕下方滚动新闻：“因物价上涨和医保费用大幅提高，今年就业人数上升最快的是65岁以上人群。”

我依稀在滚动新闻末尾认出四个汉字：“老有所终”，当然不是《礼记·礼运·大同篇》的原义。



聂鲁达故居

从智利最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回到首都圣地亚哥后，又见到碧绿的草坪和茂密的树林，我仿佛重新活了过来，嘴唇也没那么干裂。北部的沙漠地带实在是太干旱了，曾创下过

91年没下过一滴雨的全球纪录，难怪被称作“世界旱极”。

南美洲的文学作品我读得不多，关于智利，也只知道诗人聂鲁达，他被誉为“20世纪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”，一生著作颇丰，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获奖词盛赞“他的诗歌是读者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喜悦的源泉，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”。于是，我跟着地图，寻到了聂鲁达的故居兼纪念馆。

这是一栋小巧玲珑的二层民居，坐落在一条幽静的小巷深处，二楼的窗台上开满了鲜艳的玫瑰花。小楼的上半部分被刷成了明亮的海蓝色，一楼的外墙是石砌的，中间嵌了两扇白色的铁门，显得非常别致。这里是聂鲁达晚年的居所，他在此度过了人

生最后一段岁月。房子并不大，客厅里有一张书桌，据说聂鲁达生前就在那里写作，他喜欢把自己的诗作充满激情地朗诵给朋友们听，所以客厅里除了沙发之外还有不少椅子。

故居入口的墙上写着聂鲁达那句著名的“我的灵魂是日落时分空无一人的旋转木马”，通过阅读诗人的生平介绍，我得知他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，母亲生完他就因病去世了，童年他跟随着父亲生活在偏远地区修建铁路，最亲密的玩伴就是野花、甲虫和蜘蛛，使他养成了观察大自然的习惯，10岁时开始写诗，20岁的时候出版第一本诗集《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》，也是拉丁美洲的首批现代情诗，于是一举成名。

大学毕业后，聂鲁达成为一

名外交官，1927年被任命为驻仰光的领事，之后辗转在科伦坡、爪哇等地工作5年，这期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，在上海还拜见了宋庆龄，与丁玲、艾青等作家诗人进行交流，当他看到自己的中文名字里有三只耳朵时（繁体字写作“聶”），感到非常惊喜，说“要用多出来的那只耳朵更好地倾听这个世界的声音”。

故居管理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，穿一身碎花长裙，显得很雅致，得知我从中国来，连忙用英语告诉我说，“诗人非常喜欢中国，也爱吃中国菜。得知自己的诗作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，十分高兴。”

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，聂鲁达不仅参加了国际纵队，为反法西斯而战，还以笔为刃，创作了一系列揭露战争的残酷、歌颂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

诗歌。管理员指着墙上一幅电影《邮差》的海报，告诉我这部电影是根据聂鲁达亲身经历改编的，描写了他流亡在意大利南部小岛期间，与当地一名邮递员之间的情谊，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与羁绊，还曾荣获1996年的奥斯卡大奖。

走出故居，看到街上有小贩在大声地用西班牙语叫卖樱桃，不是那种黑红色的大车厘子，而是粉中带黄的，我买了一小盒，味道甜中带酸，很像我们初夏的玄武湖樱桃。智利最有名的水果就是樱桃，圣地亚哥郊外，就有大片的樱桃园，难怪聂鲁达的好几首诗里都提到了樱桃树。“我喜欢你是寂静的，仿佛你消失了一样”，听着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，我脑海中却浮现出了聂鲁达的这句诗。



寻访“万古第一梅”

到宜兴寻访“万古第一梅”——银缕梅的念头，萦绕在心间已有些日子了。前不久，应邀参加“美丽无锡生态文化采风”活动，使我得偿所愿。

第一次知道银缕梅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去宜兴旅游。记得在善卷洞前的山道上随着人流朝

洞口走去时，听到一名导游指着山坡上的树林说，“瞧，那就是银缕梅！”可当时我心里只想着善卷洞里的奇幻世界，加之被人流裹挟着朝前走，对那漫山的绿海中哪一棵是银缕梅都没搞清楚。但是，当时脑海里浮起一个念头，找机会再来宜兴好好会一会这种珍稀濒危植物。

采风活动的第二天上午，主办方安排大家参观宜兴国家生态森林公园，考察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。乘大巴进入景区后，一辆电瓶车载着我们进入森林公园深处。下车后，随着“专家级”讲解员的脚步，我们来到铜官山一条山谷中。讲解员告诉大家，这里是银缕梅谷，路旁便是人工栽种的银缕梅。随着讲解员娓娓动听的讲解，我了解到，银缕梅是6700万年前恐龙灭绝时代的

孑遗物种，是现今发现的最古老的被子植物，它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认定的极度濒危物种。

宜兴是银缕梅野生资源主要分布地和发现地，要看原生地野生银缕梅，必须上山。顺着讲解员手指的方向，我们远远地看到半山腰一座亭子。要看野生银缕梅，必须越过亭子再向上爬几百米。

全省唯一的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，穿过6700万年的光阴，在这座山上默默地生长着；目前全省境内成年野生植株数量不足一百棵。既到眼前，岂能错过？我和部分采风者沿着山路向着远处的目标走去。

来到一处人工修整的平台。“万古第一梅”！青色山石上五个红色的大字，赫然映入眼帘。石刻旁的山坡上，一片含抱粗的野生银缕梅，像一群时光隐士静静

地伫立着，仿佛在等待着我的到访。有一棵已经枯死，断裂的树干倒伏在山坡上，残留在树根部依然昂然向上的一段树干长满了灰白色的蘑菇。6700万年以来，无数的物种和生命诞生了，又灭绝了。而银缕梅挺过白垩纪第三纪的生物大灭绝，告别恐龙，又历经一次次地球环境的变迁，坚强地活了下来。面对野生银缕梅，我深切地感受到那种与人工栽种截然不同的野性与生命力，油然而生一种对古老生命的敬畏。

“银缕梅长在深山，为什么会濒危呢？”我带着几分不解。讲解员解释道：银缕梅之所以濒临灭绝，不仅在于地球生态环境的变化，还在于其非常奇特的开花过程。银缕梅开花没有规律，通常好几年才绽放一次，开的花也没有花瓣，花期非常短

暂，前后仅十来天。不仅如此，银缕梅还是雌雄同株，雄花先开，即将凋谢时雌花再开，雌雄花总是错过彼此的盛放，这使得昆虫传粉面临严重障碍，致其自身繁育能力很低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在南京中山植物园专家的指导下，宜兴市神池园林绿化公司建立的银缕梅新品种选育、繁殖和栽培技术研发基地，已有效解决了银缕梅繁殖难的问题。

在植物进化的历史长河中，银缕梅等金缕梅科植物有着承前（裸子植物）启后（被子植物）的重要地位，蕴藏着千万年的生态密码。我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宜兴能出现一条银缕梅大道，人们能够在那条大道下透过银缕梅的枝叶仰望深邃的星空，遥想恐龙时代地球的模样。

